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一〇八回 真大義獨赴甌山道 陳希真兩打兗州城

卻說宋江攻打新柳城不下，正在躊躇無計，這日黎明大霧，忽聞前營喊殺連天，宋江大驚。公孫勝道：「此必陳希真那廝作法也。」原來陳希真見宋江兵馬不肯退去，心中分焦急，對眾將道：「本師張真人常說，道法不可輕用，惟危急用之，庶可不犯天譴。今賊兵與我曠日持久，不肯退去，直待兗州飛虎寨修築完備，我攻取難為力矣。」是夜五更，傳令取淨水一大缸，希真掐訣持咒，念念良久，書成四口九道硃符，焚化入淨水中。教三千名銳卒，各各前來蘸水洗眼。又教真祥麟、祝萬年也洗了眼。祝萬年問何故，希真道：「此水能令大霧中視物如同青天白日。少頃，我要逼起大霧也。」眾將皆喜。天方黎明，希真登城，取淨水一碗，念動真言，吸一口向宋江營裡噴去。放下水鐘，天已起霧。少頃霧大，那些不蘸法水的兵丁，早已茫無所見。希真便派祝萬年、真祥麟領三千銳卒，殺入宋江前營。大霧中個個眼明手快，正如亮子殺瞎子，跨濠塹，登土，開營門，事事任意胡做，無人禁得。逢兵便斃，逢將便捆。黃信知不是頭，依稀認著一條路，沒命逃來。前營人聲亂沸，宋江大驚。公孫勝急忙作法退霧，宋江忙傳令拔寨都退，霎時四邊喊亂。等得霧勢消盡，宋江前隊已盡沉沒，猿臂兵漫山遍野殺來。宋江等飛速遁逃，兵馬已不成隊伍，鳥獸進散。祝萬年望見楊雄單騎失伍落荒亂竄，萬年便驟馬加鞭，挺戟追去。楊雄無心廝殺，策馬飛逃。萬年仇人相見，如何肯捨，直追入林子去了。真祥麟統人馬只顧掩殺前去，希真、王天霸亦領兵會上，一同追趕宋江，痛殺一陣。宋江兵馬大敗，逃回兗州。

且說祝萬年追楊雄入林子，楊雄前逃，萬年緊追。追了一段路，楊雄馬蹄被樹根一絆，楊雄掀下馬來。萬年追著，楊雄大怒，飛身上馬，挺手中樸刀來鬥萬年。兩個就在樹林邊，刀來戟往，鬥到三〇餘合，楊雄被萬年逼得風旋雲緊。楊雄脫身不得，萬年也尋不出楊雄破綻，兩下攪做一團，正在性命相撲。忽聽得林子邊有人議論道：「那使刀的，曉得從後三路掃去，手腳便鬆了。」楊雄被他提醒，便從後三路掃去，托地跳出圈子，不敢再戰，回馬加鞭而走。

萬年大怒，回頭看那林子邊，立著一個大漢，身長八尺，眉如劍鋒，眼如銅鈴，虎鬚倒豎，凜凜威風，頭裹一頂萬年巾，身係一件醬色戰袍，手提一枝鑲鐵齊眉棍，與一客人模樣的，在那裡談論。萬年見了，便不追趕楊雄，挺戟直奔那漢，喝道：「你是何路賊黨，擅來放走巨賊！」那大漢睜起怪眼道：「你自不能擒捉他，卻來怪我！」萬年怒極。挺戟直刺那漢，那漢急用鐵棍架住。鬥到二〇餘合，萬年暗想：「這廝手法真個不低。」便抖擻精神，與他奮力狠鬥。忽遠遠一個少年挺槍躍馬而至，叫道：「狂賊不得無禮，我來也！」趕近前來，正是真祥麟。祥麟便挺手中槍，鬥那大漢。

鬥不兩合，祥麟忽將槍逼住那漢鐵棍，定睛一看，道：「你莫非是我的大義哥哥？」那大漢亦定睛一看，道：「呀，原來是祥麟兄弟！」兩人皆大笑，擲下兵器，下馬相拜。萬年急收了戟，忙問：「怎的？」祥麟道：「這就是小可同曾祖的哥哥，雙名大義，膂力過人，渾身〇八件武藝，無不精熟。」萬年忙插了戟，翻身下馬便拜。真大義慌忙答拜，問了萬年姓名。英雄相會，有甚不喜。大義便顧那個客人道：「起先我道什麼強人，原來都是認識的，你去照顧行李，我與他們談談就來。」那客人顏色方定，應聲去了。

大義便問祥麟道：「兄弟，我問得你棄官而逃，甚為著急，疑你出遊方外，記掛得緊，到底你在那裡？現作何事？」祥麟道：「說起話長，現在住處去此不遠，請哥哥一同前去，耽擱幾天以便長談。」萬年道：「仁兄如誼不我棄，便請到敝寨一敘。」大義道：「我現有要事到鄆山去，不能久留，祝兄貴寨是甚地名，小可一去就來。」萬年道：「離此不過〇餘里，仁兄只須問猿臂寨青雲山。」大義道：「猿臂寨是那一營該管？二位做得什麼官，還是當差效力？」祥麟道：「不是官，不是效力。」大義道：「稱到營寨，總是用武的事，如何不是官？」祥麟道：「另有事業，改日細談。」大義道：「什麼事業，怕他做強盜不成？」祥麟道：「哥哥且慢猜疑，既有要事，速去速來，不可失信。」大義務要盤問底裡，祥麟只得將逃官之後，同苟氏弟兄及范成龍投奔猿臂寨，並了強大力，來了陳希真的話，一一說了。大義哈哈冷笑道：「有什麼嚕嚕嚕嚕，總而言之，竟做強盜。你還不曉得，那曹州府西門外的張老魁，也做了強盜了。他的東家，比你這裡名望更大，喚做梁山泊。說也可笑，他還寫封信與我，叫我去入伙，你想可笑不可笑？我把書卻撕壞了，省得惹禍。你如今也做強盜，我實在不懂你們，好好的本事，都要這般不習上，乾這些勾當。但有一句，張魁不干我事，你是真家門裡的子孫，快快收拾，同我回去，不要發糊塗。」萬年笑道：「敝寨之事，仁兄真個一無聞知。」大義道：「甚事？」萬年道：「論起先，卻也似乎強盜。但我這強盜，與眾不同，從不抗殺官兵，從不打家劫舍，現在戮力王家，再救蒙陰，蒙朝廷欽賜忠義勇士名號，又蒙欽賜部監、防禦等銜，刻下又擬恢復兗州，以為進身之地。如此舉動，卻非強盜之所能為。方才小弟所追的賊將，便是梁山泊上的病關索楊雄。仁兄請詳察之。」祥麟道：「哥哥路上去聽聽去，如此言一有虛謬，哥哥便來取兄弟頭去。」大義道：「既如此，卻也還好。我住東京七年，但聞得山東盜賊橫多，至於如此備細，我卻如何曉得。現在有伙鄆山大客商，在東京獲利而歸，因路中歹人多，不好走，邀兄保護同行，所以到此。」萬年、祥麟齊聲道：「鄆山去此不遠，吾兄早去早來，弟等在寨恭候。」說罷，三人各取兵器上馬，拱手告別。大義自去了。萬年、祥麟同回山寨。

希真已將兵馬發放，萬年、祥麟同繳了令，說起途遇真大義之事。說到梁山張魁邀大義入伙，大義撕毀書信一節，希真使入耳關心，忙問道：「你們何不邀他同來？」祥麟道：「他有要事赴鄆山，小將已叮囑他務轉從這裡來。」希真聽罷甚喜。當時在禹功山下，尋得苟英的屍身，安葬了，哭奠了一番；又撫恤陣亡軍士家屬，修理新柳城垣，添設燧臺，備禦梁山。

過了數日，忽報山下有大漢，自稱姓真，名大義，要來求見。希真大喜，忙同祝萬年、真祥麟親身下山迎接。真大義見希真一表人物，不覺拜倒在地。希真慌忙答拜，便相邀一同上山。進廳分賓坐下，希真開言道：「今日得仁兄光降，敝寨增輝。」大義道：「一介武夫，何足掛齒。今日得近山門，三生有幸。」眾英雄便依次通款。希真吩咐殺豬宰羊，款待大義。席間彼此相談，分投契。

席終，希真邀大義到後廳敘話，希真道：「吾兄如此奇才，未解何故高尚不仕。」大義道：「說不得。宰相不明，反是盜賊生眼。當今江湖上，營務中，市井內，但本領略高些的，都被盜賊招去。即如大義，自問無甚本領，卻早吃那梁山賊徒有書信招致，正不解仕途中倒無此等人來汲引我。」希真歎息不已。漸說到取兗州之事，大義道：「陳將軍此事若成，真是莫大功勞。」希真便立起拱手道：「此事之成敗，其權操之吾兄。」大義愕然立起道：「將軍此話何來，小可一介武夫，如何有關於重務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仁兄請坐，老夫有細情奉告。若說力取兗州，不知何年何月。鎮陽關異常堅固，李應又守禦得法，端的是件難事，所以只有智取一法。現有一個秀才姓魏的，在兗州府城外甌山下居住。此人品行極高，足智多謀，大為李應之所契重。此人卻深惡強盜，一心要扶助朝廷，現與老夫密計停當，與老夫裡應外合，攻取兗州。但魏先生係是文人，尚少一員武將。今仁兄既有梁山招致之信，梁山必深信仁兄，倘仁兄不棄朝廷，俯肯周旋大事，希真不揣冒昧，欲請吾兄乘此機會，偽入梁山，與魏先生呼應聯絡，共襄大事，剿除狂賊，肅清王土。則蓋世奇功，盡出吾兄一人之展施也。」大義聽罷，呆了半晌，做聲不得。希真又道：「仁兄不必細索，爾我所商之事，總斷只有八個大字，叫做：扶助朝廷，掃除強梁。」真大義道：「陳將軍，不瞞你說，論別處小可卻生疏，若論兗州，小可本是兗州人，兗州地方小可認識的人不少。小可若在兗州，要照那年楊騰蛟倡率義勇，恢復南旺營故事，小可盡做得到。」希真聽得喜極。只見大義又道：「只是我此去，必然因張魁而進。將來事畢之後，宋江必然恨大義，恨大義亦必恨張魁，倘竟置之於死地，大義未免對付不得張魁。」希真正色道：「吾兄體如此小見，令友張魁，失身從賊，死不足惜。總而言之，吾只須看朝廷面上。若如此瞻朋情，殊非食毛踐土、戴德報恩之義。」大義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

希真出來，與祝永清、劉慧娘等說了，無不大喜。當下寫起一封致魏輔梁密信，信內開明兩條計，請輔梁擇用。希真與永清等

商議停當，便將信交與大義，又厚厚送些金銀。大義那裡肯收，吃希真遜不過，只得收了小半。住了兩日，作別起行。希真叮囑道：「凡事須與魏先生商就再做。至吾兄倡率義勇一事，可行則行，如不可行，還是把細為妙，恐人多易於泄漏也。」大義點頭，逕赴兗州瓶山去了。眾人皆喜，這裡希真商議起兵，慢表。

且說真大義單身匹馬，取路向甌山而行。不日到了甌山，只見車騎滿谷，原來是宋江、李應在那裡拜會魏輔梁。真大義只得遠遠地一茶店坐下，等了好歇，宋江、李應去了，真大義方起步走到輔梁門首，向應門童子唱個喏，說道：「有張關邪書信致候。」童子應了進去。輔梁一聽見張關邪三字，便知道那話兒到了，忙教請來人進內敘話。大義進了內軒，與輔梁相見了。大義呈上希真密情，魏輔梁拆開從頭至尾細看一遍，笑逐顏開道：「吾兄來此，真是天賜成功也。」便又細問了大義來歷，大義一一細說了。輔梁留大義酒飯畢，便引大義進了密室，吩咐魏生與童子應門。輔梁道：「道子先生初計，欲吾兄假擒令弟勸降，從此一引兩，兩引三，就中取事。計非不妙，但此事極險，宋江那廝外貌假仁假義，心地極多猜疑，萬一被那廝猜破，大事休矣。我看還是依他第二計。我明日也須得回拜那廝，你只須由別路進去，我與你兩不相識最妙。」當下兩人將暗相照會的話，議個停當，真大義便投別處客店裡去了。

次日，輔梁坐乘小轎，進兗州城去回拜宋江、李應。宋江、李應大喜，迎入。輔梁道：「山野愚夫，有何奇才，頻勞大駕枉顧，實形惶恐。」宋江、李應齊聲道：「區區兗州，全仗先生保護，先生何必過謙。」正在豈敢、不敢的鳥亂，忽報：「有一大漢，自稱姓真，名大義，要來求見。」宋江驚喜道：「這真大義便是張魁兄弟所說的，今番來了。」忙教迎入。真大義一見宋江，納頭便拜道：「小可竊聚太遲了。」宋江見大義一表偉岸，心中大喜，慌忙答拜。眾頭領都相見了。大義道：「蒙張魁見有信相招，本欲即速便來，奈俗務覆身，是以遲遲。因聞頭領在此，特來此地投納。所有張魁原信，小可恐漏泄招禍，已經燒燬。適才關上疑小可來歷不明，望頭領叫張魁來識認便了。」宋江道：「好漢何出此言！小廝無知，衝撞休怪。據張魁兄弟說起賢弟本領，小可不勝企慕，今日光臨，實深萬幸。」當下請大義與輔梁坐了客位，宋江、李應等坐了主位奉陪。輔梁與大義假相問了姓名，彼此又各相謙遜，輔梁坐了首位。宋江吩咐殺豬宰羊，款待新頭領。筵宴已畢，宋江吩咐撥間住房，安置大義。宋江與輔梁商議道：「陳希真那廝，必然要來滋擾，願求退敵之策。」輔梁道：「希真那廝，不能禁其不來，惟有將一切守備之法，計議停當，俟其來時，設法破他而已。」宋江稱是，又問該再留幾員大將幫同李應鎮守。輔梁道：「留將鎮守，亦是要著，公明意下欲留幾人？」宋江道：「現在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楊林四人，愚意俱欲留守兗州。」輔梁道：「甚好。」又道：「我料希真那廝日內必來，小弟擬在尊府攪擾數日，以便傾吐謬見，報效知己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吾兄肯居城中，真萬幸也。」

次日，輔梁私對宋江道：「適才新來頭領真大義，小可有些疑他。」宋江道：「何故？」輔梁道：「用人之際，雖不可如此疑忌，然亦不可大意。此人小可略有些風聞他，他的堂兄弟名喚祥麟，現在猿臂寨為頭領。雖日後各為其主，未可便以小人心胸測他，只是目下切須留意，且待希真來時，看他對陣交鋒的情形，便知此人心意。」宋江極口稱是。

傍晚，忽報：「猿臂寨已起兵來也。」宋江道：「飛虎寨尚未修築起，怎好？」輔梁道：「我原勸李兄暫作土？把守。土？工省易就，石城工大難成。今希真果然乘我工程未就，興兵前來也。為今之計，只得趕緊築帶木城。然數日亦不能完工，惟有公明統兵扼住泗河渡口，斷其來路，俟木城築就，再作計較。」宋江便催築木城，一面點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楊林、孫立、孫新、顧大嫂帶領八千人馬，宋江、魏輔梁督領，由泗河進發。李應、公孫勝及眾頭領保守城池。真大義起身道：「小弟新來聚義，曾無半點功勞，願在前部充當小卒，殺賊立功。」輔梁道：「賢弟請留守鎮陽關。」大義不悅。宋江道：「真賢弟回去最好。」輔梁私對宋江道：「今番好看他真偽也。」宋江點頭。

眾將連夜起行，次日到了泗河渡口射月村，前面不過五里，猿臂兵已安營立寨。宋江也傳令安營，請魏輔梁商議交戰之事。輔梁道：「我軍後到一步，險要已被那廝占去，若與他鬥兵，必不得利。據愚見，不如先與他鬥將。我在陣後埋伏幾枝精兵，如斗將得勝，便乘勢掩殺過去。這伏兵可作後應，脫或不勝，我便乘勢詐敗而逃，那廝追來，我伏兵邀殺，那廝必中我計也。」宋江道：「魏先生真略略非常。」便令楊雄、石秀領二千精兵靠後埋伏。這裡差人到希真營裡下戰書。

且說陳希真自遣發真大義赴兗州後，即日便議興兵，派陳麗卿為正先鋒，真祥麟為副先鋒，祝永清為左翼，祝萬年為右翼，樂廷玉為左將軍，樂廷芳為右將軍，謝德為中軍左副將，婁熊為中軍右副將，王天霸為後將軍。希真親統大隊，劉慧娘為軍師。請劉廣鎮守青雲山，苟桓鎮守猿臂寨，范成龍鎮守虎爪關，劉麒麟鎮守新柳營。這裡二萬四千馬步全軍，浩浩蕩蕩殺奔兗州。到了射月村，接著宋江戰書。原來這戰書是輔梁寫的，中有幾個暗字號，希真一望明白，便批刺日交鋒鬥將。來人齎書回去，希真與眾將商議道：「魏先生之意，是用我第二計。但此計須真祥麟斬他一將，方才醒豁，此事如何必得定？」只見麗卿開口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只消孩兒助他一箭罷了。」希真道：「這也卻好。」當下議定。

眾將紛紛將自己軍器備好：真祥麟提上乾紅西鑲鐵龍舌槍；祝永清、祝萬年各選起爛銀點鋼方天畫戟；樂廷玉帶了五指開鋒渾鐵槍；樂廷芳懸了凝霜飛雪日月雙刀；謝德提了潑風雁翎刀；婁熊掛了三隅鐵脊矛；陳麗卿挺著古定梨花槍，腰懸青錚寶劍，右邊掛著雕翎狼牙箭，左邊套著檉皮鵠華塔淵弓。個個摩拳擦掌，等待廝殺。只有王天霸倚著八□斤筆擡重過，在後押陣，不曾前來。只聽得營外人喊馬嘶，營門牙將報稱：「梁山賊兵來也。」希真便傳令出戰。

營門外樸通通炮響亮，鼓角齊鳴，眾英雄一齊上馬，緩緩出營，在營外列成陣勢。卻好兩陣對圓，各把強弓勁弩射住陣腳。三軍吶一聲喊，麗卿一馬當先，縱出壕心，高叫：「會廝殺的賊子，上來領槍！」對陣宋江見是麗卿，倒也驚心，顧眾頭領道：「這婆娘倒要當心抵敵，誰人出馬？」只見孫新大叫道：「哥哥為何張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！」將要出馬，只見背後一員女頭領叫道：「二哥不須費心，待奴去斬這賤人。」宋江看時，正是顧大嫂。顧大嫂舞動雙刀，直奔麗卿。麗卿展開一枝梨花槍，敵住顧大嫂。兩個槍來刀往，鬥到三□餘合，顧大嫂雖有些實力，怎敵得而卿手法神明變化，不可測摸。正在難支，只見這邊真祥麟躍馬而出，高叫：「姑娘不須費手，待小將來斬這婆娘！」挺槍直取顧大嫂。那邊孫新見顧大嫂敵不住麗卿，對陣又添一將，忙帶鞭槍出陣。麗卿見了，便撒了顧大嫂，直取孫新。祥麟敵住顧大嫂。戰場上四籌好漢，各奮神威，大呼酣戰。那邊孫立見了，忍不住提槍使出。樂廷玉一見孫立，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挺槍大叫道：「昧心狂賊，今番遇著我也！」帶槍掛錘馬直取孫立。正還未到，麗卿已撒了孫新，直鬥孫立。孫新便助顧大嫂鬥祥麟。樂廷玉已到，挺槍便刺孫新，孫新忙敵住廷玉。戰到分際，只見那邊祥麟槍起，將顧大嫂頭盔刺落塵埃。顧大嫂大驚，不敢戀戰，撥馬回陣。麗卿見祥麟斬顧大嫂不得，猛記起放箭之事，便虛幌一槍，撒了孫立，驟馬回陣。孫立驟馬追來，吃廷玉挺槍攔住。戰場上四枝槍如四條神龍飛騰出沒，兩邊陣上都看得目眩心駭。麗卿已在旗門邊，看得分明，忙掛了槍，左取弓，右搭話，覷准孫新颯的一箭射去。孫新正在苦鬥祥麟，不防麗卿一箭射來，急閃不迭，左肩早著，手法一亂，吃祥麟一槍刺中心窩，翻身下馬。孫立、顧大嫂見傷了自己眷屬，一齊大驚。孫立被樂廷玉逼緊，不能脫身。顧大嫂驟馬出來，搶孫新屍身。不防麗卿又是一箭，顧大嫂急閃過，真祥麟已將孫新首級割了，勒馬跑回本陣。希真大喜。

那邊真大義挺刀出馬，大叫：「祥麟不得猖獗！」驟馬追來，祥麟已回入陣中。祝萬年挺戟迎住，大罵：「賊匹夫，那日你放走楊雄，你還矯辨不是賊黨，今日尚有何說！」大義更不答話，舞刀直取萬年，兩下便鬥。宋江方知殺孫新的就是真祥麟，心中大怒；又知方才楊雄所說指點他出路的就是真大義，心中暗喜。那一邊黃信見孫立與樂廷玉狠命相撲，勝負不辨，便挺劍出馬直取廷玉。這邊謝德看夠多時，更耐不得，便舞刀上前夾攻孫立。黃信已到，當時廷玉和黃信，謝德和孫立，四籌好漢鬥成一團。這一邊真祥麟繳了孫新首級，重複出陣。顧大嫂怒氣填胸，舞雙刀已撲到萬年馬前。真大義抽身提刀，直奔祥麟。那一壁廂，樂廷玉戰到分際，賣個破綻，勒馬逃回。黃信驟馬追趕，樂廷玉一飛錘，從黃信頭上飛過，直打中孫立坐馬。孫立翻身便倒，謝德提刀便斲。黃信大驚，忙回馬救孫立。顧大嫂亦大驚，忙撒了萬年轉身來救。真祥麟恐了孫立，便拍馬直追顧大嫂。黃信、孫立一齊逃回本

陣。真大義正獨鬥祝萬年，忽然猿臂陣內閃出一員大將，舞動雙刀，正是樂廷芳，來替萬年，萬年便抽戟回陣。樂廷玉打倒孫立，見孫立已走，也舞槍來取大義。那邊祥麟一槍，謝德一刀，敵著顧大嫂雙刀飛舞；這邊也是廷玉一槍，廷芳雙刀，繞著大義單刀盤旋。那邊廝殺是真的，這邊廝殺是假的；宋江一時如何辨得，希真早已看得分明。只見那謝德武藝究竟平常，單靠真祥麟繞住顧大嫂。顧大嫂因祥麟斬了他丈夫，心中恨極，狠命相撲，真祥麟苦不得抽身來對付大義。麗卿見了，便舞槍直取顧大嫂，替回真祥麟。只見樂氏弟兄都敵不過真大義，逃回本陣。大義正待闖陣，祥麟已回轉，用槍逼住大義。那邊謝德亦勒馬回陣，單剩麗卿與顧大嫂廝殺。

祥麟將槍逼住大義的刀道：「哥哥，那日林子這怎樣對你說來？你今日卻甘心從賊！」大義道：「兄弟，你不曉得公明哥哥忠義雙全，一心替天行道。你那陳希真是個草賊，如何及得來，你卻教我沒長進！」祥麟大怒道：「你這廝真不生眼，你不看旗號上我們有欽賜字樣，他有沒有？我今日看你是哥哥，權讓你一次，你快快心中思量，棄邪歸正罷。」大義氣得暴躁如雷，道：「你這廝直如此顛倒說，你壞了我孫新頭領，我今日看你是兄弟，不來殺你。你識得的，趕早下馬受縛，我在公明哥哥前保你不死。」祥麟大怒道：「你這廝既做了強盜，辱沒我真家祖宗，我認識你什麼哥哥！誰稀罕你不殺！」說罷挺槍直刺大義，大義亦怒極揮刀便鬥。鬥到三〇餘合，只見祥麟漸漸氣力不加，槍法散亂。大義喝聲：「著！」一刀劈去，祥麟急閃，已將一頂束髮紫金冠劈落塵埃。祥麟大驚，技發回陣。大義緊緊追來，祝永清急忙提戟出陣，萬年亦出陣前，兩枝戟擋個不及，大義已搶入二祝背後。陣上因自己將官在外，不敢發矢，大義已闖入陣中。

宋江大驚，忙揮軍馬掩上去救大義。永清、萬年忙揮戟，拔兩翼精兵迎住。麗卿見了，便撇顧大嫂，單槍闖入宋江隊裡，宋江軍馬大亂。只見希真陣內亦人聲亂喊，真大義已從永清左翼中，提著一顆人頭，衝殺出來。宋江見大義出來，慌忙鳴金收軍。麗卿亦從宋江陣中出來，迎著大義，假意邀殺。大義忙將手中人頭，擲過在宋江面前，挺刀迎鬥。永清、萬年也一齊上前追殺大義。大義喘乏，無心戀戰，撥馬便走。永清、萬年追個不及，收兵回陣。麗卿那裡肯歇，直追上去。顧大嫂見了，怒不可遏，便出馬敵住麗卿，放回大義。麗卿、顧大嫂重複狠鬥。兩邊都不住的鳴金，麗卿、顧大嫂只得各歸本陣。

方才宋江見大義擲過一顆頭來，倒也唬了一跳，急令抬來細看，正是真祥麟面目，驚喜出於望外。見了大義回陣，便道：「真賢弟，你真個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了。」大義請將祥麟首級掩葬，休要號令，「務求俯准，略盡弟兄情分。」宋江歎服，眾人都佩服人義真是英雄豪傑。輔梁埋怨大義道：「真將軍錯了。令弟既有心招致將軍，將軍大該將計就計，誘他過來。小可自有妙法，不但勸令弟歸誠，而且管教希真全軍覆沒。今將軍不忍一時之忿，竟把令弟殺了，雖見將軍事主之忠，卻於希真無損，徒壞了令弟。」大義懊悔不迭，宋江也懊悔，從此深信大義。

看官，這個頭怕他真是真祥麟的？須記那年希真擒高封的時節，高封有個兒子，是阮其祥的兒子，名喚阮招兒，面目與祥麟相像，希真曾說有個用處，今番把來如此用過也。宋江如何識得，正在歡喜，忽聞外面喊聲振天，報稱：「猿臂兵馬來也。」宋江道：「今日勝負相當，此番務要勝他一陣。」輔梁道：「如勝他不得，不如依愚見詐敗誘他。」宋江點頭，便將此話吩咐眾將，眾將領諾。

宋江傳令出陣，只見麗卿早已立馬核心，高叫：「忍心殺弟的賊，快來納命！」大義大怒，正要出馬，只見顧大嫂叫道：「真大哥少歇，待奴家去結果了他。」一馬飛出。麗卿道：「你這賤人，非吾敵手，著好廝殺的出來！」顧大嫂咬牙大怒，直取麗卿，兩馬相交，軍器並舉。孫立見了，怒氣填胸，正待出陣，楊林叫道：「前番我不曾廝殺，今番待我去。」一馬縱到核心。只見希真陣裡，王天霸例提鐵槌，大吼出來。原來希真因天霸不曾廝殺，此番特叫祝萬年、謝德去替天霸押後軍，調天霸到前陣。當時天霸敵住了楊林，奮勇酣戰。孫立見了，飛馬出陣。怎奈樂廷玉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不待他到核心，已一馬馳出，迎住廝殺。兩陣上喊聲振天，鼓角齊鳴。真大義見顧大嫂鬥麗卿不過，便挺刀直取麗卿。廷芳見了，便舞雙刀去取顧大嫂。麗卿和大義不是真廝殺，心中不樂，只得勉強如演戲般，鬥了〇餘合。希真深恐露出破綻，忙教婁熊一馬出陣，挺矛上前叫道：「前番小將因保護主帥，不曾出陣，今番來替小姐廝殺也。」麗卿聽了，便勒馬回陣。婁熊與大義大呼廝殺。

希真立馬陣前，永清在左，麗卿在右，看那戰場上八位英雄，分作四對兒廝殺，真是雲崩電駭，日晴天昏。麗卿見了，忽對永清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前番既用暗箭斬得賊將，今番我想再用，你看射那個好？」永清道：「擒賊先擒王，射群賊何如射宋江。」麗卿道：「路隔得遠，恐射不到。」希真聽了，便道：「蹺到牙旗邊去，便好射。」麗卿便去壺中揀一枝上等直乾的雕翎狼牙箭，蹺到牙旗邊。只見場上喊聲大震，兩陣上鼓角喧天，麗卿左手抽那張寶雕弓，將箭搭在弦上，拽開那弓，正似一輪滿月，端的虎口過肩，鳳眼到鐵，颯定了宋江的咽喉，颯的一箭射過去。霹靂聲中，流星迸到，正是明槍好躲，暗箭難防。宋江正看那場上廝殺，那裡留心到有人暗算，那枝箭已射到宋江喉嚨前。喉嚨不比別處，乃是致命之所，又無衣甲阻擋。看官，不要替古人耽憂，當年那枝箭與宋江的喉嚨相去尚隔三五寸遠哩，宋江死不死傷不傷，尚未可定，且看到下回，便見分曉。